

## 史海钩沉

# 江南“钱王射潮”传说考略

钱汉东

农历八月十八是潮神的生日，这一天钱塘江潮头最高，水势更是排山倒海，每年前来观赏这天下奇观者成千上万，江南民间留下的“钱王射潮”之传说，家喻户晓，流传至今仍为世人津津乐道。我曾几度在海宁和杭州领略过钱塘江大潮汹涌澎湃的气势，对大自然的神奇魅力感叹不已。

曾经的钱塘江潮水冲垮堤岸，严重影响杭城城市的发展。据史料记载：誉为人间天堂的杭州西湖附近，隋末唐初还是一片沼泽地，农民开垦的田地常遭水患，加上政局动荡，民不聊生，杭州户籍仅15380户，在五代吴越国国王镠的治理下，修塘筑堤，发展农商，人口激增至10万余户、50余万人。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认为“北宋时杭州有‘东南第一州’之誉，绝非过当”。

## “钱王射潮”传说起始

从现代科学来看，钱江大潮是因为太阳和月球引力作用，加上钱塘江入海口喇叭状的地里位置造就了“天下第一潮”。但在钱王时代，人们不可能有这样的认识。

目睹江潮之患，钱王立志根除之，下决心要大力兴修水利。910年，钱镠上书后梁朝廷指出：“目击平原沃野，尽成江水汪洋，虽值干戈扰攘之后，即兴筑塘修堤之举。”在杭州，他主持修建捍海石塘，调集数十万军民，在钱江北岸开展了气壮山河的水利大会战，从六和塔一直到艮山门，筑起了一道长达338593丈的捍海石塘。同时他还派人疏浚了西湖、太湖、鉴湖、南湖和东钱湖等。在海盐境内，高筑海塘，建造堰闸，疏浚河道。每次浩浩荡荡地开工，辛苦苦地修筑，眼看大功告成，但在汹涌澎湃的大潮面前，不堪一击，无功而返。大臣劝钱王放弃修筑，钱王问何故，答曰：潮神作乱，修好就冲毁。钱王听之非常生气，遂在八月十八潮水最大日，令万名弓弩手候在江边。当潮水万马奔腾般涌来时，钱王带头张弓搭箭，直追到六和塔附近，周边百姓也纷纷前来助威，在万箭齐发、万民齐呼的强大威力下，原本气壮山河的潮水然后退了，消失了。尔后，钱王为镇压潮神而建起了六和塔。

在钱镠怒射钱塘潮之后，海堤终于建成。

因镇潮有功，六和塔得到朝廷表彰受赐田产。钱王造福百姓，福泽千年。民众为纪念钱镠王射潮的功德，把江边的海堤，称为“钱王堤”，把钱塘江海塘称为“钱塘”，民众还尊称他为“海龙王”。钱镠清除了钱塘江的潮侵之患，在民间留下了“钱王射潮”的美丽传说，表达了中华民族战天斗地的意志和精神。这传说在《钱塘县志》《十国春秋·武肃王世家下》《宋史·河渠志》等都有记载。

如今，来到钱塘江畔杭州滨江公园和西湖钱王祠前，都能看到高高矗立着的巨型雕塑，民众始终没有忘记钱王治理水患的功绩。

## 宋朝以降的演变

“钱王射潮”，经过千百年来民间艺人的创作、文人雅士的修饰，越来越富有传奇韵味、浪漫色彩。

据北宋《吴越备史》记载：“(后梁开平四年)八月始筑捍海塘，王因江涛冲激，命强弩以射涛头，遂定其基。复建候潮，通江等城门。”注云：“初定其基，而江涛昼夜冲激，沙岸板筑不能就。王命强弩五百以射涛头，又亲筑胥山祠，仍为题诗一章，函钥置于海门，其略曰：‘为报龙神并水府，钱塘借取筑钱城。’既而潮头遂趋西陵，王乃命运巨石，盛以竹笼，植巨材捍之。城基始定。其重濠累堑，通衢广陌，亦由是而成焉。”

“胥山祠”即祭祀春秋时期吴国重臣伍子胥的庙宇。唐元和十年(815)，杭州刺史卢元辅撰《胥山祠铭》，肯定了伍子胥作为地方保护神的地位。据《吴越备史》引佚名氏《封胥山祠》记载：唐乾宁三年(896)，钱镠在抵御董昌的进攻时，曾以“沙路之患未弭，乃祭江海而祷胥山祠。一夕惊涛，沙路悉毁，江坝一隅无所患矣”。钱镠早年曾借助伍子胥的“神力”，来消除在江海上遇到的困境。

《宋史·河渠志》在论述浙江(今钱塘江)海塘的建造时，基本沿用了前者的记载。苏轼做过杭州太守，撰《表忠观记》云：“强弩射潮，江海为东。”这说明北宋时这则传说在杭州已得到官方的肯定。

但是此传说在新旧《五代史》、《资治通鉴》中都没有记载。可见北宋早期此传说还未获

得中原知识精英的认可。一直到了南宋，此传说不仅见于官修的地方志，也散见于各种笔记中，这也许与杭州地位提升、文化实力增强有关。朱熹曾评论道：“临安铁箭，只是钱王将此摇动人心，使神之。”换言之，钱镠射潮是一种政治宣传行为，目的在于使自身的统治神圣化。朱熹这一见识非凡，钱镠作为吴越王国的开创者，用“摇动人心”凝聚人心、维护统治亦无可厚非。

“钱王射潮”传说到元明时期又增加了更多细节，进入清代后，内容更为完美并趋于定型。清嘉庆年间，出现了汇编性质的《捍海塘志》。

其实，用射箭方式战胜潮水，在中国有悠久的传统。比如《水经注》载晋代武帝将军索勣在楼兰屯田射水，后世还流传过东汉伏波将军马援在岭南射潮的故事。古人企图借神力镇压海潮的做法在宋代也有记载，如两宋之际方勺的《泊宅编》云：“政和丙申岁，杭州汤村海溢，坏居民田庐凡数十里，朝廷降铁符十道以镇之。”《吴越备史》记载了钱王射潮的故事，说钱镠借助的是道教的力量；到了南宋初年，又增添了佛教的内容，这与那时两浙地区佛教道教盛行有关。

## 捍海塘遗址的发现

宋代以降，我国的经济中心逐步向江南迁移，两浙税赋支撑着国家的命脉。朝廷对江南的海塘进行大规模兴修，一直到清代最终完成。清乾隆朝的《两浙海塘通志》《海塘录》就是对东南沿海海塘修筑史的总结。

近四十年考古发掘证明，钱王治水修海塘是确实存在的。1983年，五代时期捍海石塘遗址被发现并发掘，其地点位于杭州市江城路。1985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发表的《五代钱氏捍海塘发掘简报》中写道：“五代钱氏捍海塘遗迹暴露于距地表约3米深处，其上叠压六个地层”，“揭去上面六层堆积，就暴露了钱氏捍海塘”；“捍海塘是用石头、竹木和细沙土等材料筑成的。海塘基础宽25.25米、面宽8.75米、残高5.05米。钱氏捍海塘属‘竹笼石塘’结构，它有扎实稳固的基础，有立于水际的巨大‘滉柱’和建筑讲究的塘面保护层”。

(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、中国田野考古学者)

捍海塘遗址迎水面、顶面、背水面进行考古发掘，相关成果发表在2015年2月13日的《中国文物报》上。学者认为，如果没有对钱塘江的治理就没有杭州城。因潮水冲击的缘故，当时钱塘江两岸堤坝非常难修。钱镠有首《筑塘》诗，抒发了心中的忧虑和期盼：“天分浙水应东溟，日夜波涛不暂停。千尺巨堤冲欲裂，万人力御势须平。吴都地窄兵师广，罗刹名高海众狞。为报龙神并水府，钱塘且借作钱城。”

开平四年(910)，钱镠在杭州候潮门外和通江门外，用“石固木桩法”构筑海塘。这种方法是编竹为笼，将石块装在竹笼内，码于海滨，堆成海塘，再在塘前塘后打上粗大的木桩加固，还在上面铺上大石。这种新塘，不像土塘那样经不起潮水冲刷，比较坚固，防潮汐的性能较好。

《中国科学技术史》认为“竹笼法”是“按照灌县的做法”，即李冰修都江堰的方法，用竹笼巨石巩固江堰。显然，钱镠筑杭州海塘借鉴于此。其实竹笼法早在西汉已用于修建黄河堤坝。《吴越备史》记录了修筑捍海石塘的三个步骤：运来巨石；用竹笼将巨石固定住；在石塘前植入大型树干，作为防护。沈括《梦溪笔谈》对北宋时期的捍海塘有所叙述：“钱塘江，钱氏时为石堤，堤外又植大木十余行，谓之‘滉柱’。宝元、康定年间，人有献议，取滉柱可得良材数十万，杭帅以为然。既而旧木出水，皆朽败不可用，而滉柱一空，石堤为洪涛所激，岁岁摧决。盖昔人埋柱以折其怒势，不与水争力，故江涛不能为害。”

钱王修筑的捍海石塘，缓解了海潮入侵对杭州的威胁，保障了农业、商业等的发展。清雍正三年(1725)六月，钱镠因为修建海塘的功德，被清廷册封为诚应武肃王，成为朝廷认定的海神而受到祭祀。

“钱王射潮”的传说告诉我们，两浙民众曾向大自然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治水会战，它反映了民众敢于挑战海神以及建设美丽家园、追求美好生活的强烈愿望。今天我们需要从更广、更高的视角，来看待流传千年的“钱王射潮”的传说，“钱王射潮”修筑捍海石塘的善举、决心和毅力，将成为激励后人勇于直面各种自然灾害并赢得胜利的信念与动力。

(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、中国田野考古学者)

## 心香一瓣

## 老有一乐

叶辉

我有俩孙子，大的刚上学，小的2岁多，天真、活泼、顽皮，可爱极了。

2015年初，大孙出生。初，像只小老鼠，一团肉，皱巴巴的脸，难看。

数月后，小东西发酵膨大，脸圆了，腿粗了，手臂莲藕般粉白粉嫩，妻说，是奶胖。

孙子笑起来像个无牙老娘，嘴巴扁扁的，笑声粗犷，像央宗卓玛。6个月，始学话，学会的第一个单词是：“啪！”

那天我用遥控器开电视，无意间对他说：“啪！”没想到，奇迹“啪”地发生，襁褓中的他，肉乎乎的小嘴一撅，发出了人生学话第一声：“啪！”真是月球一小步，人类一大步！

很快，他能发出两个音节：“阿……嚏……”这一进步，却是我贻害的结果。我鼻炎严重，一次出席一个重要会议，我当众连打5个喷嚏——恨不能有条地缝钻进去。

那天我的第N个喷嚏声刚落，襁褓中的他居然模仿成功：“阿……嚏”，我差一点惊掉下巴。

后来，小东西学我打喷嚏居然成了保留节目：“爷爷喷嚏怎么打？”小东西立马：“阿……嚏！”

从蹒跚学步到满世界乱跑，孙子更可爱也更顽皮了。

一日，外出归，不见孙子，人呢？

“唉……”一声长叹从某处传来。

我常怨自己，言传无能，身教无方。我习惯性叹气，妻常批评，可陋习难除，这不，孙子又在模仿我了。

“在哪里？”我吹胡子瞪眼，窗帘布后露出一颗小脑袋，晶亮的小眼睛有些得意，有些恶作剧。

“又学爷爷叹气！抓住你！”我张开双臂，作老鹰抓小鸡状扑去。小东西又惊又乐咯咯笑着，被我揽进怀里。

小东西记忆力好，古诗词一教就会。

可很快，我感到难对付了：孙子太爱提问。为什么水会流？为什么鸟会飞？我能飞到月亮上去吗？

孙子出生后，儿子儿媳希望我能承担教育之职，可教儿童不仅是门学问，还是艺术，我缺乏基本的知识和技能，常被孙子问得冷汗淋漓，落荒而走。面对孙子那清澈明净的眼睛，我常像答不出老师提问的学生，惶恐、愧疚。

“不知道。”我老实回答。

“爷爷，你为什么不知道呢？你小时候不读书吗？”孙子一刀捅到我要害处，我读书太少。

孙子兴趣广泛，象棋、篮球、足球，样样喜欢。尤其是足球，十足的球迷。马拉多纳、罗纳尔多穿几号球衣几码鞋，他门儿清。他爱足球爱得如醉如痴，只要电视上一出现足球赛，他小眼睛发亮、发直、发呆，就像李隆基见了出浴的杨贵妃，江山社稷全不要了，“六宫粉黛无颜色”。

我不懂足球，没摸过篮球，我生活的山村，连学校也没有，我小学没毕业就放牛，接着就当农民……让放牛的爷爷教满脑子C罗、乔丹、NBA的孙子，我犯怵。

从幼儿园中班起，大孙迷上了《三国演义》，读连环画，听音频故事，儿媳给他购置服装道具，他常把自己装扮成诸葛亮，羽扇纶巾，倒背着手，高视阔步，在客厅里踱着方步。后由他主演的《草船借箭》成为幼儿园期末演出的得奖节目。不用说，孙子演的是诸葛亮。

后来他又迷上了《水浒传》，108将的名字和绰号他记住了大半，尤其喜欢《鲁提辖拳打镇关西》。他一喜欢，我可惨了，听着听着成了鲁提辖，我成了镇关西。于是，经典的场景是：孙子把“镇关西”撂倒在地，骑在他身上，挥起稚嫩的老拳，在刚形成的价值观驱使下，用正义暴打邪恶。

他也喜欢骑马。“爷爷，骑马！”我乖乖趴下，他一脚蹬上“马背”，用胖乎乎的小手拍拍身下的骏马，我甩开四蹄狂奔，没几圈，汗流浃背，力有不逮。孙子兴味索然，复去骑他爸爸，那匹马差强孙意，能跑几步。

该说说小孙子了。

小孙子2019年末出生，“爷见孙，猫见莹”，几天不见想得慌。我常把小孙子抛起来接住，或高高举起，引得他咯咯笑。一次，我刚把他驮到脖颈上，他一泡尿下来，我衣衫尽湿，还忙不迭“谢主隆恩”！

晚饭后是两个孙子表演的时间。

“表演什么节目？”外公声音刚落，小孙子已冲向客厅，驾轻就熟地把塑料盒子翻过来，一步登上世界顶级舞台，一览众山小地扫视舞台下的芸芸众生。

世界级演唱会随之开幕，未来的歌唱家发出连帕瓦罗蒂都自愧不如的天籁之音：“两只老虎……”

小孙子智力绝不亚于哥哥。儿媳买回的汽车知识挂图，没几天，讲话还结结巴巴的他，已记住了各种世界名车。

一日上街，看着川流不息的车辆，小孙子目光炯炯：“爷爷，别克！”“爷爷，玛莎拉蒂！”一辆越野车开过，我叫不出品牌，问他，他就像诧异美国人不认识拜登一样：“爷爷，你这都不认识？英菲尼迪！”

我与儿子开玩笑：你儿子将来肯定是开4S店的！

闻此，小孙子嗤之以鼻：“爷爷，我开洒水车！”

大孙爱弟弟，放学回来会抱着弟弟绕客厅一周，常常玩着玩着就抱在一起。

但也常发生“战争”。

一日，两孙子因妈妈的归属问题爆发战事。

“妈妈是我的！”大孙抱住妈妈的腰，神情严肃。“妈妈是我的！”小孙抱住妈妈的腿，寸土不让。“妈妈是我一个人的！”大孙脸红脖子粗。小孙闭眼，跺脚：“妈妈是我的！我的！我的！”

在孙子眼里，妈妈第一，外婆第二，爸爸第三……爷爷叨陪末座！

我知道，带孙像种地，人不糊弄地，地不糊弄人，投入几许，收获几分，我知足。

退休生活，有了孙子，幸福有了源泉。当孙子呼喊着“爷爷”奔月散花般扑来，我的心就像阳光下的蜜糖——化了。



国画《钱江潮》(局部) 孔仲起 作

## 临风而立观大潮

周孟贤

又快速地从近处投向远处——目送大潮奔腾而去！全神贯注、屏住呼吸的我，在一线潮冲撞我心的同时，一如田径赛场百米跑的运动员——首先撞线。我心里不住地自语着：一线潮像一道水城墙，谁能遏制它的气势、它的前进步伐？它又是一道活城墙，远远望去，形如蛟，神似龙；一线潮像一道闪电，把大江辟开，让天下人看够大江的内蕴、大江的神韵，也让天下人去听去觅这如雷似鼓的大潮声，把雷隐在哪里？把鼓藏在哪里？一线潮又像一行诗，一行充满激情、充满哲理的诗，一行包容一切、压倒古今、独步天下的诗……在这行诗面前，我多年写的诗黯然失色。

当我乘兴来到老盐仓观看回头潮时，我的心似乎更加冲动。如果说，一线潮是气宇轩昂、势不可挡的潮，那么，回头潮则有一种内在魅力，它让人往生命深处去联想、去回味。我站在江堤上，江风阵阵，我似被江风裹挟的潮头，打成一个粗头乱服的乡野之人。我注意到回头潮的成因：那潮水从盐官逆流而上，轰轰隆隆，奔腾不息，当它被一条长达660米、高9米的丁字大坝阻挡时，大潮像受惊的雄狮，吼叫着直蹿天空，形成惊涛日夜

复、壮观天下无的奇观。窃以为，这是一条最让人动情、动心，继而深思的自然景观。那些远道而来、日夜兼程的潮水，没想到在这里被逼进了一个“兜”，为完成自己既定的行程，大潮决不就此被困、被“囚”，而是奋力突围！我久久地冷笑着、观望着，感到一阵惊心：那些

猛力冲撞、快速返回的无数潮头，在怒吼，在狂啸，在欢舞，像一支苦苦血战，终于杀出一条生路的部队，众将士互相拥抱着、互相诉说着，欢奏凯歌！

眼前的回头潮，一次次让我陷入沉思；回头潮的壮观，也许可落在一个“逼”字上。换言之，因为“逼”，才有了磅礴的气势。一个优秀的人乃至一个优秀的民族，从某种意义上说，也是被“逼”出来的。是吗？我想起司马迁，这位老夫子在惨遭宫刑、身受奇耻大辱的逆境下，以惊人的毅力，含辛茹苦、发愤著书，终于完成一部永垂史册的《史记》；世界音乐大师贝多芬，在耳聋之际，不愿让命运扼住咽喉，不愿与世界隔绝，顽强地与厄运抗争，在抗争的同时，更加热爱生活、热爱音乐，用一颗心努力感受人世间的一切，写出一部部辉煌的作品，属于全人类的作品……可以说，古